

新
版
古
龙
全
集

武林外史

古
龙
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下

1247.5
5634
:2

武林外史

下

新
版
古
龙
全
集

古龙 著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数据

武林外史 / 古龙著. —西安: 太白文艺出版社, 2001

ISBN 7-80605-979-2

I. 武... II. 古...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47575 号

武林外史

古龙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汉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880×1230 毫米 32 开本 30.5 印张 4 插页 1030 千字

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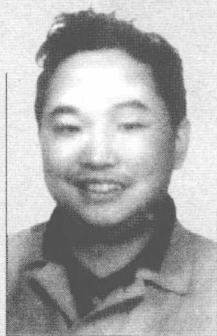
ISBN 7-80605-979-2/I·844

(上、下册)定价: 46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: 723000)



古龙：为现代武侠小说“别开生面”的作家，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文笔和意境，将武侠小说推向一个全新的境界。古龙的文学作品永无止境，他与金庸、梁羽生并称“三巨擘”。

【武林外史】 【绝代双骄】 【名剑风流】

【流星·蝴蝶·剑】 【陆小凤传奇系列】

【楚留香传奇系列】 【多情剑客无情剑】

【边城浪子】 【九月鹰飞】 【三少爷的剑】

【白玉老虎】 【大地飞鹰】 【大人物】

【圆月弯刀】 【风铃中的刀声】 【萧十一郎】

【七种武器】 【大旗英雄传】 【浣花洗剑录】

【情人箭】 【护花铃】 【血鹦鹉】

【剑玄录】 【欢乐英雄】 【孤星传】

【苍穹神剑】 【湘妃剑】 【彩环曲】

【剑毒梅香】 【剑客行】

第二十二回 爱恨一线

酒楼上的骚动，久久都不能平息。

熊猫儿跌足道：“沈兄，你为何不还手？你为何还不追？”

沈浪默然半晌，轻轻叹道：“瞧在金无望面上，放他这一次。”

熊猫儿亦自默然半晌，叹道：“不错，该放的。”

乔五道：“怕是纵虎容易擒虎难。”

沈浪笑道：“有‘雄狮’在此，虎有何惧。”

乔五大笑道：“在下若是雄狮，兄台便该是神龙了。”

熊猫儿道：“你们一个雄狮，一个神龙，却让我这只猫儿如何是好？”

大笑声中，三个豪气干云的男子汉，竟似乎在瞬息之间，便已将方才的凶杀不快之事，抛在九霄云外。

突见一个锦衣华服的美少年，大步走了过来，走到沈浪面前，停下脚步，上上下下，瞧个不停。

沈浪忍不住道：“这位兄台……”

那美少年随口道：“在下胜兹。”

熊猫儿道：“他脸上又没长花，你瞧个什么？”

胜兹宛如未闻，又瞧了两眼，自己点头道：“不错，你才是真的沈浪。”

沈浪笑道：“真的沈浪……难道还有假的沈浪不成？”

胜兹叹道：“倒是有一个。”

熊猫儿大声道：“假的沈浪……你瞧见过？”

胜兹道：“方才还在这里。”

熊猫儿动容道：“此刻哪里去了？”

胜兹道：“此刻他……”

眼前突然泛起个娇弱动人的影子，语声立刻停顿。

熊猫儿道：“说呀，怎的不说了？”

胜兹微微一笑道：“说不定那只是个与沈相公同名同姓的人。”

熊猫儿道：“你且说出，咱们好歹去瞧瞧。”

胜兹道：“这……”

熊猫儿一把抓住他手臂，厉声道：“你说不说？”

胜兹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我本非必要说的，不说又怎样？”

熊猫儿瞪了他一眼，突然大笑道：“好，不想你也是条汉子。我熊猫儿平生最喜欢的就是你这样有骨头的汉子！来……不管别的事，咱们先去喝一杯。”竟真的拉着胜兹去喝酒了。

乔五摇头失笑道：“这猫儿倒真有意思。”

沈浪笑道：“武林中人若不认得这猫儿，当真可说是遗憾得很。”

只见胜兹已被糊里糊涂的灌了三杯酒回来。他本已喝得不少，再加上这三杯急酒喝下去，步履已不免有些踉跄。

沈浪伸手扶住了他，含笑道：“下次莫和猫儿拼快酒，慢慢的喝，他未必喝得过你。”

熊猫儿大笑道：“胜兄又非大姑娘，小媳妇，怎肯一口口的泡磨菇？醉了就醉了，躺下就躺下，这才是男儿本色。”

胜兹拊掌笑道：“正是正是，醉了就醉了，躺下就躺下，有什么了不起……但小弟却还未醉。沈相公，你说我醉了么？”

沈浪笑道：“是是是，没有醉。”

胜兹道：“好，好，沈兄果然不是糊涂人。沈兄，告诉你，你只管放心，你若见另一个沈浪，只须等到明日。”

沈浪道：“明日？”

胜兹道：“不错，明日……明日丐帮大会，他必定也会来的。”

沈浪目光凝注，缓缓颌首道：“好，明日，丐帮大会……在此会中，我想还会遇见许多人，许多我十分想见到的人。”

胜兹道：“对了，此次丐帮大会，必定热闹得很。”突然反身一拍熊猫儿肩头，道：“猫儿，你醉了么？”

熊猫儿大笑道：“我？醉了？”

胜兹道：“你若未醉，咱们再去喝三杯。”

熊猫儿笑道：“正中下怀，走。”

胜兹道：“但……但咱们却得换个地方去喝，这……这房子盖得不牢，怎地……怎地已经在打转了……嗯，转得很厉害。”

突见一个店伙大步奔了过来，眼睛再也不敢去瞧那熊猫儿，远远便停下了脚步，垂着头道：“哪一位是沈浪沈相公？”

沈浪道：“在下便是。”

那店伙躬身道：“敝店东主，在后面准备了几杯水酒，请沈相公进内一叙。”

沈浪方自沉吟，熊猫儿笑道：“嘿，又有人请你了，你生意倒真不错。”

胜玄道：“怎……怎的就没有人请我？”

沈浪沉吟半晌，缓缓笑道：“烦你上复店东，就说沈浪已酒醉饭饱，不敢打扰了。”

那店伙赔笑道：“敝店东吩咐小的，请沈相公务必赏光，只因……只因敝店东还有事与沈相公商量，那件事是和一位朱姑娘有关的。”

沈浪动容道：“哦……既是如此，相烦带路。”

那店伙展开笑脸，躬身道：“请。”

两人先后走了，乔五道：“朱姑娘，可就是那位豪富千金？”

熊猫儿道：“就是她……莫非她也来了……莫非她又惹出了什么事……但她却又和这酒楼店东有何关系？”

朱七七寒着脸，直着眼睛，自酒楼一路走回客栈。走回房，等那两个婆子一出门，她就“砰”的关上了门。

王怜花就坐在那里，直着眼，瞧着她。

只见朱七七在屋子里兜了七八个圈子，端起茶杯，喝了半口茶，“砰”的将茶杯摔得粉碎。

王怜花仍然瞧着她，眼睛里带着笑。

朱七七突然走过来，一掌拍开了他的穴道，又走回去。有个凳子挡住了她的去路，她一脚将凳子踢得飞到床上。

这一脚踢得她自己的脚疼得很，她忍不住弯下腰，去揉揉脚，王怜花忍不住“噗哧”笑出声来。

朱七七瞪起眼睛，大喝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王怜花道：“我……哈……”

朱七七道：“笑！你再笑，我就真的将你嫁给那姓胜的小伙子。”

没说完，她自己也不忍不住笑出声来。

但这笑，却是短促得很，短促得就像人被针戳了一下时发出的轻叫——想起沈浪，她再笑不出。

王怜花喃喃道：“何苦……何苦……自己踢椅子，踢疼自己的脚。自己

去找个人，来伤自己的心……这岂非自作自受。”

朱七七霍然回首，怒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王怜花笑嘻嘻道：“我只是在问自己，天下的男人是不是都死光了，只剩沈浪一个？据我所知，有许多人却比沈浪强得多。”

朱七七冲到他面前，扬起手。

但这一掌，她却实在搥不下去。

她也在暗问自己：“天下的男人，难道真的都死光了么？为什么……为什么我还是对沈浪这么丢不开，放不下？”

她跺了跺脚，大声道：“我要报复……我要报复。”

王怜花缓缓道：“凭你一人，若想对沈浪报复，只怕……”

朱七七道：“只怕怎样？你说我不行？”

王怜花笑道：“自然可以的，但……却要加上我。有了我替你出主意，有了我帮忙，你还怕沈浪不遭殃么？”

朱七七目光凝注着他，良久良久，突然转回头，转过身子，她身子不住颤抖，显见她心中正在挣扎着。

王怜花微微笑道：“其实，依我看来，你虽受了一些气，也就算了吧。像他那样的人，当真是惹不得的，你又何苦……”

朱七七霍然再次回身，怒道：“谁说惹不得？我就偏要惹他。”

王怜花笑道：“那么，你心里可有什么主意？”

朱七七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

目光一闪，突然大声道：“我要叫所有的人都恨他，和他作对。”

王怜花点首笑道：“这主意不错。但你如何才能叫别人都和他作对……你方才想必已瞧见，他如今是极受欢迎的人物。”

朱七七道：“哼，我自有主意。”

她又在屋子里兜了七八个圈子，突又驻足回身，目光又紧紧凝注着王怜花，一字字地缓缓道：“那丐帮大会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你想必清楚得很。”

王怜花笑道：“没有比我再清楚的了。”

朱七七道：“说。”

王怜花道：“左公龙想当帮主，已想得快疯了，我答应助他一臂之力，是以他将丐帮弟子，全都召集到此处。”

朱七七道：“但如今左公龙已逃得无影无踪，你……嘿，你自己也是自顾不暇。”

王怜花笑道：“这些事的变化，丐帮弟子又怎会知道？他们接到了‘丐帮三老’的手令，自然就从四面八方赶来。”

朱七七问道：“那些赶来赴丐帮大会和观礼的武林豪士，却又是谁约来的？”

王怜花道：“自然也是左公龙。能坐上丐帮帮主的宝座，乃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事，他自然恨不得天下武林英雄都来瞧瞧。”

朱七七猛的一拍巴掌，道：“这就是了。”

王怜花道：“瞧你如此得意，莫非你已有了妙计？”

朱七七目中果然充满了得意之色，笑道：“王怜花，告诉你，我可也不是什么好人。我不想坏主意害人也就罢了，我若要想坏主意害人，可也不比你差。”

王怜花笑道：“究竟是何妙计？在下愿闻其详。”

朱七七目光闪烁，道：“丐帮弟子们接着左公龙手令后，便立刻全都赶来，显见左公龙在丐帮弟子心目中，仍是个领导人物。”

王怜花道：“正是如此。”

朱七七道：“那些武林豪士，甚至包括七大高手在内，接到左公龙的请柬，也俱都不远千里而来，显见左公龙在武林中声望不弱。”

王怜花笑道：“左公龙在江湖中，素来有‘好人’之誉，若以声望而论，昔年丐帮的熊故帮主，也未必能比他强胜多少。”

朱七七道：“由此可见，直到今日为止，江湖中还没有人知道左公龙的真面目，大家仍然都对他爱戴得很。”

王怜花道：“只要你我不说，就绝无人知道。”

朱七七沉下脸，眯着眼睛，缓缓道：“所以，这时若有人对大家扬言，说左公龙已被沈浪害了，那么要为左公龙复仇的人，必定不少。”

她虽然努力想做出阴险狞恶的模样，却偏偏装得不像。王怜花瞧得暗暗好笑，口中却大声赞道：“妙，果然是妙计。”

朱七七道：“咱们不但要说左公龙是被沈浪害死的，还要说单弓、欧阳轮也是死在沈浪手中，那么要找沈浪复仇的人，就更多了。”

王怜花笑道：“妙！越来越妙了……”

突然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但这里只有一点不妙。”

朱七七道：“什么不妙？”

王怜花道：“只可惜左公龙并未死，他若来了……”

朱七七笑道：“说你是聪明人你怎的这么笨？左公龙来了岂非更好！他难道不是对沈浪恨之人骨？他若来了咱们便可授意于他，叫他说自己乃是自沈浪手下死里逃生，但单弓和欧阳轮却真的死了。”

她拍掌笑道：“左公龙亲口说出的话，相信的人必定更多，是吗？”

王怜花笑道：“是极是极，妙极妙极。”

突又一皱眉头，接道：“但你我此刻……你我说的话，别人能相信么？”

朱七七道：“所以，这其中还要个穿针引线的人。这些话，你我不必亲自去说，而要自他口中传将出去。”

王怜花道：“嗯，好。”

朱七七道：“为了要使别人相信此人的话，所以他必须是个颇有威望的人物，说出来的话，也必须有些份量。”

王怜花叹道：“这样的人，只怕难找得很。”

朱七七笑道：“这里现成就有一个，你怎的忘了。”

王怜花道：“谁……哦，莫非是那小子？”

朱七七道：“就是那小子，胜兹。”

王怜花道：“但……他……”

朱七七道：“他自己虽只是毛头小伙子，在武林中全无威望，但胜家堡在武林中却可称得上是世家望族，这种世家子弟说出的话，别人最不会怀疑了。”

王怜花道：“不错，问题只是……这样说，他肯说么。”

朱七七笑道：“这自然又要用计了。”

王怜花道：“在他身上，用的又是何计？”

朱七七道：“反间计……”

瞧了王怜花一眼，嘻嘻笑道：“自然，还有美人计。”

王怜花怔了一怔，大惊道：“美人计，你……你……你莫非要用我……”

朱七七咯咯笑道：“对了，就是要用你这大美人儿……竟然有人对你着迷，你真该开心，真该得意才是。”

她话未说完，已笑得弯下了腰。

王怜花又气，又急，道：“但……但这……”

朱七七弯着腰笑道：“这才是天大的好事！我为你找着了这样个如意郎君，你也真该好好的谢谢我才是。”

王怜花苦着脸，惨兮兮地道：“但……但他若真要和我……和我……”

朱七七笑得几乎喘不过气来，道：“这就是你的事了，我……我怎么管，我可管不着……”

突然推开房门，高声唤道：“店家……伙计。”

王怜花瞧着她，暗暗摇头，暗暗忖道：“这到底算是个怎么样的女孩子？说她笨，她有时倒也聪明得很；说她聪明，她有时却偏偏其笨无比。片刻前她还是满腹怨气，片刻后她又会开心起来。玩笑时她会突然板起脸，做正事时，她却又会突然莫名其妙地开起玩笑来……唉，这样的女孩子，可真是教人哭笑不得，头大如斗。但有时为何又偏偏使人觉得她可爱得很？”

有钱的大爷呼唤。

那店伙自然来得其快无比。

朱七七道：“我有件事要你做，你可做得到？”

店伙赔笑道：“公子只管吩咐？”

朱七七道：“我有个朋友，姓胜……胜利的胜，名字叫泫，也来到这里了，却不知住在哪家客栈中，你可能为我寻来？”

店伙道：“这个容易，小的这就去找。”

朱七七道：“找着了，重重有赏，知道么？”

店伙腰已弯得几乎到地了，连声道：“是是是。”

说着便一溜烟的去了。

朱七七笑道：“有钱能使鬼推磨，这话，可真不错。王怜花，你……”

突然间，只听一人大嚷道：“喂，小子，慢走，我问你，你这里可有位年轻的公子，带着个标标致致的小姑娘住在这里。”

这人嗓子比锣还响，声音远远就传了过来。

朱七七变色道：“不好，这是那猫儿的声音，他怎的也来了。”

又听另一人道：“那……那相公姓沈……沈。”

朱七七道：“呀，这就是胜泫，但怎会和猫儿在一起？又怎会来找我？莫非……”

只听那店伙的声音道：“公子贵姓？”

又听得胜泫道：“胜……大胜回朝的胜。”

那店伙笑道：“原来就是胜公子，好极了，好极了，沈公子正要找你去……”

笑声，随着脚步声一齐过来了。

朱七七失色道：“不好，全来了，这怎么办……”

王怜花笑道：“无妨。听声音，这两个小子已全都醉了，绝对认不出你……何况，以我之易容，那猫儿就算未醉，也是认不出你的。”

朱七七道：“但是……你赶快睡上床。”

她冲过去，抱起王怜花，“砰”的抛在床上，拉起床上棉被，没头没脸地将他全身都盖住了。

这时，胜泫已在门外大声道：“沈兄，沈公子，小弟胜泫，特来拜访。”

熊猫儿和胜泫果然全都醉了。

沈浪被人请去后，熊猫儿又拉着胜泫喝了三杯。乔五说他欺负人，便又拉着他喝了九杯。

这九杯下去，熊猫儿也差不多了，于是拿着酒壶，四处敬酒——已有六分酒意时，喝酒当真比喝水还容易。

此刻，朱七七一开门，便嗅到一股扑鼻的酒气。

她皱了皱眉，熊猫儿已拖着胜泫撞了进来。

朱七七瞧他果然已醉得神智迷糊，心头暗暗欢喜，口中却道：“这位兄台贵姓大名？有何见教？”

胜泫舌头也大了，嘻嘻笑道：“他……就是鼎鼎大名的熊猫儿。”

熊猫儿笑道：“不错，熊猫儿……喵呜……喵呜，猫儿，一只大猫儿……哈哈，哈哈。”

朱七七忍住笑道：“哦，原来是猫兄，久仰，久仰。”

熊猫儿道：“我这只猫儿，此番前来，乃是要为胜兄作媒的……”伸手“吧”的一拍胜泫肩头，大笑接道：“既然来了，还害什么臊，说呀。”

胜泫垂下头，嘻嘻笑道：“我……这……咳咳……”

熊猫儿大笑道：“好，他不说话，我来替他说……这小子自从见了令侄女后，便神魂颠倒，定要央我前来为他说媒……哈哈，说媒，妙极妙极。”

胜泫红着脸笑道：“不是……不是我，是他自告奋勇，定要拉着我来的。”

熊猫儿故意作色道：“好好，原来是我定要拉你来的，原来你自己并不愿意。既是如此，我又何苦多事……”抱了抱拳，道：“再见。”竟似真的要走了。

但他身子还未转，已被胜泫一把拉住。

熊猫儿道：“咦？奇怪，怎的你又拉起我来了？”

胜泫嘻嘻笑道：“熊兄，小弟……小弟……”

熊猫儿道：“到底是熊兄在拉小弟，还是小弟在拉熊兄？”

胜玆道：“是……是小弟……”

熊猫儿哈哈大笑道：“你这小弟，总算说出老实话了。既是如此，我这熊兄也就饶你这一遭。”向朱七七抱了抱拳，又道：“却不知我这媒人可当得成么？”

朱七七一只手摸着下巴，故意迟疑道：“这……”

她不过才迟疑了一眨眼的功夫，胜玆却已着急起来，连声道：“小子虽不聪明，却也不笨，身家倒也清白，人品也颇不差，而且规规矩矩，从无什么不良嗜好……”

熊猫儿大笑道：“这些话本该是媒人替你说的，你怎的却自吹自擂起来。”

胜玆着急道：“但……但这全是真的。”

熊猫儿道：“你自吹自擂，真的也变作假的了。”

胜玆急得涨红了脸，道：“我要你来帮忙的，你怎的拆起台来，你……你……你……”

朱七七瞧得早已几乎笑断肚肠了。

她暗笑忖道：“这样的媒人固然少见，这样来求亲的准女婿可更是天下少有。我若真有个侄女，会嫁给这样求亲的才怪。”

熊猫儿已大声道：“好，好，莫要吵了，听我来说。”

只见他一拍胸膛，道：“我姓熊，名猫儿，打架从来不会输，喝酒从来不会倒，坏毛病不多，书读得不少，这样的男儿，天下哪里找？”

胜玆着急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究竟是在替我作媒，还是替你作媒？”

熊猫儿道：“是替你。”

胜玆道：“既是替我作媒，你为何却为自己吹嘘起来，唉……我寻得你这样的媒人，当真是倒了穷楣了。”

熊猫儿正色道：“这个你又不懂了。我既替你作媒，自然要先为自己介绍介绍。作媒的若是低三下四之人，这个媒又如何作得成？”

胜玆怔了半晌，讷讷道：“这……这倒也是道理。”

熊猫儿道：“这道理既不错，你便在一旁听着……”

朱七七突然道：“好。”

熊猫儿大笑道：“兄台已答应了么？”

朱七七道：“我答应了，我侄女嫁给你。”

熊猫儿也不禁怔了怔，道：“嫁……嫁给我？”

胜泫更吃惊道：“嫁给他？我又如何？”

朱七七故意板着脸道：“他这样的男人既是天下少有，我侄女不嫁他嫁给谁！”

熊猫儿摸着头，苦笑道：“这……这……”

胜泫顿着脚，长叹道：“这……这怎么办，这怎么办……熊猫儿，你……你……”

朱七七再也忍不住，笑得弯下了腰去。

熊猫儿道：“好，算是我吹牛的，你们再听我说……熊猫儿，虽不差，胜家儿郎更是佳，熊猫儿只不过配替他搓搓脚板丫。”

朱七七笑得喘不过气来，吃吃道：“原来他比你更强。”

熊猫儿道：“是，是，他比我强得多了，你侄女还是嫁给他吧。”

朱七七故意又迟疑半晌，缓缓道：“好，就嫁给他吧。”

她话未说完，熊猫儿已欢喜得跳了起来。

胜泫却呆站在那里，竟已开心得痴了。

熊猫儿“吧”的一拍他肩头，道：“喂，你不高兴么？”

胜泫道：“我不高兴……我不高兴……”

突然跳了起来，凌空翻了个筋斗，大笑大嚷着冲了出去，一眨眼，他又大笑大嚷着冲了回来，手里已多了一坛酒。

熊猫儿拍掌道：“好，好小子，谢媒酒居然已拿来了。”

朱七七笑道：“这谢媒酒自是少不得的。”

找了两只茶碗，道：“待小弟先敬媒人。”

胜泫道：“我先来。”

朱七七眼睛一瞪，道：“你莫非已忘了我是谁？”

胜泫一怔，道：“你……你是……”

熊猫儿已拍掌大笑道：“对，你莫忘了，他此刻已是你未来的叔叔，你怎可与他争先。”

胜泫反手就给了自己一耳光，笑道：“是，是，小侄错了，叔叔先请。”

朱七七笑道：“这才像话。”

于是替熊猫儿倒了满满一杯，却只为自己倒了小半杯，道：“请。”

熊猫儿眼睛早已花了，别人倒的酒是多是少，他已完全瞧不见，举起杯，一仰脖子就喝了下去。

此刻摆在他面前的就算是尿，他也一样喝得下去。

朱七七一杯杯的倒，他一杯杯的喝……

突然，熊猫儿大叫道：“好家伙……你们是谁……沈浪在哪里……谁说沈浪比我强……熊猫儿天下第一，喝酒……喝酒……”

“噗通”一个筋斗翻在地上，不会动了。

朱七七唤道：“猫兄……熊猫儿……”

熊猫儿动也不动。朱七七伸出手，在熊猫儿眼前晃了晃。熊猫儿眼睛怎么会睁开！

朱七七哧哧笑道：“醉了……这只猫儿真的醉了。”

转脸一瞧，胜兹却已伏在桌子上睡着。

朱七七皱了皱眉，转了转眼珠，将桌子上那壶冷茶提了起来，一倒，冷茶成了一条线，全都灌进胜兹脖子里。

胜兹先是伸手摸了摸脖子，然后又缩了缩肩头，最后，终于“哎哟”大叫一声，整个人跳了起来。

朱七七笑嘻嘻道：“你醒了么？”

胜兹在甜梦中被人一壶冷水倒下，那滋味自然不好受，他本已有些怒发冲冠的模样，像是立刻就要动手。

但等他瞧见倒他冷水的，原来是他“未来的叔叔”，他满腹火气，哪里还有一星半点发作得出。

他本要伸出来打人的手，此刻也变作向人打恭作揖了，他本来板起的脸，此刻只有苦笑，道：“失礼失礼，小弟不想竟睡着了……”

朱七七却板起脸，道：“小弟？”

胜兹道：“哦，不是小弟，是……是小侄。”

朱七七这才展颜一笑，道：“这就对了……贤侄酒可醒了些么？”

胜兹笑道：“小侄根本未醉……”

朱七七笑道：“就算醉了，这壶冷水，想必也可让你清醒清醒。”

胜兹道：“是……是……”

又摸了摸脖子，当真全身都不是滋味——他此刻酒意当真已有些醒了，垂下头，讷讷道：“时候已不早，小侄也不便再多打扰。”

朱七七道：“你要走？”

胜兹道：“小侄这就告辞，明日……明日小侄再和这位熊兄前来拜见……”

他逡巡了半晌，终于鼓足勇气道：“关于行聘下礼之事，小侄但凭吩咐。”

朱七七突然冷冷一笑，道：“行聘下礼，这……只怕还无如此容易。”

胜泫大惊失色，道：“方……方才不是已说定了。”

朱七七道：“凡是要做我家女婿的人，却要先为我家……也是为江湖做几件事，我瞧他能力若是不差，才能将侄女放心交给他。”

胜泫道：“如此……便请吩咐。”

朱七七道：“明日丐帮大会，定在何时？”

胜泫道：“日落后，晚饭前。”

朱七七道：“嗯……你若能在正午之前，将一件重要的消息，传布出去……还要使得参与此会之人，大都知道，那么你这人才可算有点用处。”

胜泫道：“这个容易，只是……却不知是何消息。”

朱七七道：“我方才在酒楼上突然走了，你可知是何缘故？”

胜泫道：“这……是因为另一沈……”

朱七七道：“不错，只因另一沈浪乃是个大大的恶人，‘丐帮三老’就全都被他害死的……这厮做出了此等大奸大恶的事，咱们怎能不让别人知道？”

胜泫耸然动容，失色道：“这……这是真的？”

朱七七道：“你不信？”

胜泫呆了半晌，道：“这……这事委实太过惊人，于江湖中影响也委实太大……小侄在未得着真实证据前，委实不敢胡乱说出去。”

朱七七暗暗点头，心中忖道：“武林世家出来的子弟，果然不敢胡作非为。”但面上她却作出大怒之色，喝道：“你不信我的话？难道那沈浪……”

胜泫亢声道：“小侄与那沈浪虽无关系，但总也不能胡乱以如此重大的罪名，加在他身上，此点你老人家必须原谅。”

朱七七冷笑道：“不想你居然还为他说话！你可知道，你的兄长胜滢为何失踪？你可知道他是被什么人害死的？”

胜泫面色惨变，道：“家兄已……已遇害了……难道是……是那沈浪？”

朱七七道：“就是他。”

胜泫“噗”的坐倒在椅上，嘶声道：“这……这事我也不能轻信。”

朱七七道：“好，你不信，我不妨从头告诉你，你兄长与‘赛温侯’孙道，一起去到中州，那一日到了……”

当下她便将胜滢如何入了古墓，如何中伏被擒，又如何被人救出，如何

到了洛阳，沈浪如何将他们自那王夫人手中要出，如何令他们去到“仁义庄”，他们又如何一入“仁义庄”便毒发身死……这些事全说了出来。

她口才本不坏，这些事也本就是真的，一个口才不坏的人叙说件真实的故事，那自然是传神已极。

胜泫只听得身子发抖，手足冰冷，酒早已全醒了。

朱七七悠悠道：“你是个聪明人，我这些话说的是真是假，你总该听得出来。”

胜泫颤声道：“我……我好恨。”

朱七七道：“如今，你还要帮沈浪说话么？”

胜泫突然疯了似的跳起来，就要往门外冲。

朱七七一把拉住了他的衣服，道：“干什么。”

胜泫道：“报仇，报仇……我要去找沈浪……”

朱七七冷冷截口道：“你要找沈浪去送死么？”

胜泫嘶声道：“父兄之仇，不共戴天，我……我拼命也要……也要去找他。”

朱七七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傻孩子，凭你这样的武功，大概不用三招，沈浪就可要你的命。你这样去拼命，岂非死得冤枉。”

胜泫道：“但……我……我是非去不可。”

朱七七眨了眨眼睛，道：“你家里共有几个孩子？”

胜泫道：“就只我兄弟两人，所以我更要……”

朱七七冷笑截口道：“你哥哥已死在他手上，如今你再去送死，那可正是中了沈浪的意了。胜家堡从此绝了后，还有谁找他去报仇？”

胜泫怔了怔，“噗”的又坐倒，仰天叹道：“我怎么办……我又该怎么办？”

朱七七道：“报仇的法子多得很，只有最笨的人，才会去自己拼命……只要你肯听我的话，我包你可以报仇。”

胜泫垂着头，又呆了半晌，喃喃道：“我此刻实已全无主意，我……我听你的话……”

朱七七道：“好，你这就该去将沈浪所做的那些恶毒之事，去告诉丐帮弟子，去告诉武林群雄，那么，就自然会有人助你复仇了。”

胜泫咬牙道：“好，我……”

朱七七截口道：“但你却要悄悄的，切莫让沈浪知道，否则……唉，你想说的话，只怕永远也莫想说出了。”